北游錄

北游録 紀文

賦

序

寄李楚柔書

與廖去矜書

北游録 紀文

鹽官談遷孺木著

去古昔日以遠獨場屋之文盛行于世豈子勝衣以上或脫穎登籍即本其場屋稍易句格曰此古文詞也士群而趨之余所見往〻皆也而居恒不善場屋偷布衣以老會入長安度未能謝掌記之業間觸與寄深欲自悔如食而梗忤得一嘔之為快于是所病瞭然于人期吾黨共見之倘其可療雖膏肓何患焉故紀文

故宮賦

朔風乍慄飛沙漫漫金臺馳策薊丘解鞍雲逵塞上水咽桑乾求荊高于市筑溯騶衍之古瀾狗屠不再碣石山殘白虹流戲素琴鮮惟徘徊起坐仰天獨歎于是二三友人侈述長安導以游娛之樂中以鉅鹿之觀僕未志歎略秦其跡維天地壽俳日月明昔者幽陵定鼎涿鹿載平驅斥逐漢收宅二京左縈滄海右擬太行枕居庸而襟河濟帶盤石而執建瓴下我鄭郭重拓帝城神木自動燕石相迎皇穹肇宇宸躍神營模建康之隆循法紫極之崇閎羅楚蜀之柟梓呈滇黔之丹青曲廟曰社朝門建衛午樓矗矗受楗

告成進為三殿奉天朝正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嘉靖間改皇極中極建極二

順二極左順門改會極門右順門改歸極門更開華英左文華殿右武英殿日精

月華乾清坤寧坤寧宮左日精門右月華門在禮路寢沉〻穆清

掖庭永巷時百其名弋獲古訓動稟先型端凝勤

昭仁弘德並乾清宮內殿敬天法祖聲色恭默粘鐸抨〻德

隅柳〻朕籍音慈樹儀克翼承乾翊坤鍾粹熏飭承乾

翊坤鍾粹俱宮名居貴妃等宮閨雞鳴而交警鄗年來而不栻寧慶

為養尊之地慈寧慈慶仁壽等宮俱奉皇太后興龍為儲教之祥東宮

豳風之重農之旨後苑風亭豳太液分銀漢之光西苑津聯

星布微垣蒼〻虹梁雲棟藻棁碧瓦珠階琪樹繚繞

琳琅眾邑靜御座戍嚴裝秋霜零而柿猶豔炎歊散
而槐欲涼大內長庚樹柿樹一株內承運庫槐株並茂密可愛西苑還靚洒彼
長楊虎圈屏當夫之喋喋雄場來南越之荒蕪也而
師禹之儉戒秦之狂大朝大饗超越未央金莖擬潤
露臺息壞故明堂致頌靈囿追鍾才如子雲不賦其
校獵池如橋杜不騁其騄驌奉琛球于海外走梯航
于萬方嘗梟南越之首于北闕俎老上之頸于藁街
扶拔天祿蹲伏廷階胥朐鑿盃靡遠不懷鼓鐘赫濯
澤及枯蒍細想全盛終于山匡聽之嘌噎置予毀霍
井桐如昨宮梧猶陰草根墜露望際疎砧牡母設而

不周蔑徇懸而失音祀始之幡久作爵獻之矣奚尋或問上皇于鶗鴂或倚帝惠于上林忽忽今古追根何深儀不司隸歌不泰離臺淑麋鹿苑茂蒺蔾月落空沼霜侵彤帷華鯨閟響羽林罷圍止輦思諫垂堂危光煌煌廊廟香不可追寒螿社燕惆悵無知仍續芳泥于舊壘發餘韻于遺墀增悲加悼情何能持勉綴其事步杼疢思屈宋遇概班張靡嗟哉故宮天或鑒之

萬歲山賦 有序

萬歲山俗稱煤山相傳漫北有山微異氣金時輦致其土于燕積成今北亘禁籞繚以周廬天樞拱護綿亙詞陳嘗自安定門度鍾鼓樓仰眺其外負陰抱陽素〻灌〻在春如秋在晝如寐泪倏承睫更不忍摒嗟乎歌臺罷舞蕪城興悲故國之感諒非一人況哀纏松柏之下蹟值鼎成之時殉未三良攀髯九五枯涕難宣命楮中臆賦曰

翳運會之不常兮俄見折國極兮陗空之霾霧兮天蒼〻而未醒走神鹿于咸陽兮墜傳璽于洛城兮紫

極之沉沉兮仍萬歲以為名湖藕蕊之玉氣兮竟跃
蔓之交橫兮喬灌之餘陰兮日靄霧而欲傾祈陳辭
以囁嚅兮先捉泪以石聲曰社稷之為重兮推　先
皇之守經非成都奉天之雖遲兮亦乾隆之不我輕
陋望夷之黔首兮恥椒蘭之劍櫻雖杜維之崩隘兮
猶比數于星霆覽興亡于千祀兮禪漢晉而來秦嬰
泪漣漣以不收兮慨鴻鈞之失平克邦家之儉執兮
何昏風之稍寧自依寧之調極兮始其禍于烏程又
武陵宜興之襲絆兮曾不慮半氏萌寘聲鼓而周兮
任疥癬以不爭遂潰池之流清兮更端林之蕉芥恃

軍容于朝恩兮出神策之禁兵統有司之甄綠兮毆
盜賊于饑讯　上求言之日切兮下積蔽之弥生罘
至尊于一擲兮決終古之英聲知義憤之耿耿兮駕
虹霓以上征將百身之莫贖兮觸遺弓之怦怦仰蒼
碧落下黃泉兮終龍髯之易零移燕山于蒼梧兮豈
湘流之能清哽胸臆之摧裂兮焆精衛于東瀛目送
浜而佇眙兮徒結恨于崇禎亂曰丘夷淵塞景命淪
春秋綿邈于焉甚兮傾廈危棟誰枝柱兮身殉社稷
昭三光兮左驂捨澤鼓鞏虞兮六龍促轡遽漾沉兮
神農虞夏奄忽徂兮何山不童矣精爐兮曉　彼高岡
血漣如兮戕戕萬歲莫之與京兮

憩哭賦 有序

游燕更臘俄館人爲飴云祀竈之餕也土風觸目愴然興慨淵明乞食萊蕪生塵寠士之哭音不得黔況僕髮種種揭延餘息煮絰烹芰久嘶媚竈道里遼遠度來我諒俗云臘日竈神告成事于帝果其對越我罪伊何西陽雜俎竈神曰張隗又名單字子郭神號彰灼哉嘉惠曲學宥其涼薄不以踈外見討因作憩哭賦其詞曰

翳余生之弗辰兮陂康莊以中梗鴬偕塗之懸阻兮行戚盡之淒凜闕商律之地戶兮值嘉平之歲聿羌漢臘之些更兮竟我躬之未恤咢昔人之媚竈兮亦

鄉俗之共述度愚詆之潔齊乎娓鯀生之術失何冷
哭之沉沉乎嘗經司而揚七採蔡雀以不能乎楢棠
十不得具一柱子郭之長傑乎鶉陳蔡之見嫉匪晉
陽之產蛙乎終唐風之慆悴彼阿衡之割烹乎能自
鼎玉焉曰況少君之黄金乎云祀竈而即溢汝稟賦
之譾劣乎甘脩關之雜匹釣淮陰之清波乎樵會稽
之椽栗曹傑儒之飲望乎徒漂緗之膠漆倘家魚之
可粲乎何髯桑之足疾嗟汝行之多違乎勉轍迷而
一出御天厄之餘瀝乎恥雖責之不寒慁原憲之三

句兮守曾參之任背推極量于西山兮抑燧人之攺
秩荀棗志之武諒兮雖茹荼而猶甛五侯不足為鯖
兮禁臠不足為飽闍鍊珠之堂兮捨食經之逸炙晉
臺之熊蹯兮薦楚君之水煙充富貴之奢情兮祇一
能而已畢鳴鐵腸而私喟兮恒强嗣以托膝乞大神
之陰鑒兮毋炎炎之慨詰肩揄糜以為娘兮揚糠竅
于土室亭殘喘之待盡于庸盜泉之敢緬彼燼薪之
上豪兮既山甲而海乙兮炊烟之垂絕兮亟燼餘之

萬一余自閱其侗嗣于寶康甄五萬鎰謹陳辭以矢
罪于企南天而東林曰溥譴之可原于求真宰之仰
悉恃氏奎之僅存于庶我耗而我祿莫墮凱之少嗣
于乞土塊其誰叱吁黃衣而昭告于容卒歲于叢快

賢人訓序 代

宣尼繫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錄是言之德業非賢者不立也必期于久大而後足以副之否則一節一事取異流俗亦曲學中材等耳曷足賢哉維聖達節維賢守節賢與聖相去一間耳三代而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賢人未始乏也傳曰國將昌賢人附其樹績廊廟流澤生民者多著人耳目不待言矣而或有隱德遺業具身未即用用未即顯而遁迹文心迴非時隽所及德以基之行以防之才以拔之智以研之多因其所就分量稍有偏全其

為賢同也禮稱上賢以崇德又曰賢者狎而敬之畏

而愛之方編徵其人于是先輯往牒臚列品行斯識

可久可大者哉言規行矩揭標以求誰曰自棄者蒙

養之初君子以果行育德蓋所造于賢聖如此其切

也勉之哉仰法千古以為諸賢勸

榮命馳壽序 代作未用

涿鹿相國上章言臣母侯氏春秋八十有七日安里含陽月豎幌容臣暫輟直備爵 天子嘉異謂自昔上衮斯之特諭其請門下諸史氏為祖道後推語某日宰臣調元協和胥當世而壽之令酌大斗受玉衡藉重相國太平無象太夫人篤為人瑞識格天之左契也願有以彰之某起謝曰猗與盛哉是未易數之見也人臣崛起側陋致位卿輔大都鼎軸之日深庭幃之日淺古名相拔身耕釣備吏間佐縣官成一統之業豈無色養而史氏佚之猶推其所自出其顯名

子輒何如也宋初丞相有母則范質明時興化李文
定常熟嚴文靖江陵張文忠並雙壽顧其福壽哉遜
之今日上而千古下而相國雙哉其選也且蕭蕭皇
猷煦枯潤槁亭萬類而濡九垓士庶喁喁引領而覩
曰今之日趙家讀書佐太平于馬上伊其人哉惟相
國以也相國簡在最早施澤於民久載馳載驅載色
載笑有太夫人以儀之太和在宇宙間受茲介福于
其王母宏天子孝治之意蓋至深且廣也令觴太夫
人必問天下大計則備述治狀社稷之福也諸大夫
之力也臣獲奉熊丸畫荻之教以毋敢失墜則太夫

邑益閑必勉相國曰吾老人李健已著爾其脂轄入
直以仰承天子之休命敢不竭蹷趨事恭一從也有
三善焉揚我帝貺則錫類之仁也迪我家慶則燕喜
之篤也子道也出而媛影入而倣駕夙夜匪懈相國
所以慰罔極而報靡盬者詎有量哉臣道備見之矣
諸史氏職在紀載宜特書以彰其盛某無能為役倘
他日述異典者庶權輿于此矣

賀御史中丞曹秋壑榮任序　代

日者天子廣言路許中外條國家大計納言秋壑曹公首應詔規畫剴切章十上情深而慮周上大是之次第褒荅有咨嗟之風焉亡何晉曹公御史中丞舉朝動色相慶日上明于知人朝夕恪勤合宮之訪于幽遐亟遺者剔在交戟之內跬咫三九藻鏡在心而又齊袚以承之章玄以規之勗哉中丞固天子所以鼓厲當世為言路勸也哉曰上素知公當不盡于此自阪泉以來反首茇舍率先鱗翼者公也誕敷文教

爰闢草昧迄今多士思皇者公也國家起于瀚海駃騠騊駼称最盛其西方盡白東方盡青駹北方盡烏驪南方盡騂古罔牧所未有公再佐其政夷心塞淵可知也尋典屬國貳容臺白雉旅獒之貢皂囊綠綈之封並旦夕掌次不敢休以御副嘉命而今中丞及之矣逓任逓進上毋為積薪公亦毋為傳舍況中丞佐天之所左亦左之天之所右亦右之其秩雄峻外我公莫適任也于是舉朝又勒色相望曰今而後嶽峙淵渟培根護元俾善類恃以無恐者緊我公也愚聞之為君必君為臣必臣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今天子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孚其何事不徹敬

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
足用也覩于我公全之矣謂全〻昌其何任不堪上
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令之曰
于我公卜休徵焉漢法御史大夫與丞相等重哉攝
行丞相事如韓安國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秘受公
卿奏事舉劾按章令御史大夫為令肥龔公萬夫之
望也同德鈞量偕公于法家之上自昔鮮遘更足慶
矣于是諸大夫登公堂賦天保之三章公拜手曰主
上之明也百尔君子有同幸焉某不敏忝之敢任諸

大夫復更端賦緇衣公悚歎曰某敢拜諸大夫之不貳也辟之草木君之臭味也敢不承命諸大夫將出賦嘉樂公逡巡避席曰某始願不及此抑諸大夫之哀言在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某所自勉在振鷺之卒章矣諸大夫善其答備書之于簡

賀都諫雨嵐王公陞擢序

國家開天之始即設諫院析垣有六出入禁闥補袞遺皇〻乎如有求也嘗採中外之望授其寄已左之右之歷効稱　上旨拜都諫綰方寸之篆領垣事崇論閎議諸瑣屬目且駭〻隣卿貳步槐棘自耳目而心膂焉無難也維吾鄉雨嵐王公由內史超次史垣感荷知遇蹇〻之諤〻齊人生不媕婀而王公益無有孤介行一意可否不惟其衆惟其當每松林之下僉執甲乙稍公而定封事朝上而夕可止筆轉閱曰俞曰吁非　天子明聖不及此而公寔有以成之今尋

部諫為户垣夫國家大計孰踰于擇吏安民吏非其
人則塗雜民不安其生則本撥故統以部大臣而隸
院隨之為彌縫其闕而匡救其失非循而宂已也今
版圖初定户口尚殷催賦待徵錢穀期會咸未中程
又水旱荒荐閒為守令憂以枕元元之命咸于公乎
哉之司農任其割户垣任其知奉之一人而萬姓斯
食矣公所寄綦重其悉志矣報上以為社稷計餘以
光我鄉國豈俟予言之贅也余不敢從於揄閒捦知
公又悉其家世沁州先生號康惠啟公經世之業其
弟孝廉君及諸子連翩鵲起集慶而駢肄王氏之興

未有量也而公新除適礼闈之後所拔儁若而人幸
公漸柄用而羔雁致賀余謂公所就大矣雖鄉曲義
毋以私閫故廢典制規國計見公方拳拳爲國家効
即善知人能得士亦一節耳其下及于二吏者公之
餘也余不敏何足以盡之哉

跋王紫崖出塞記

南人不跡邊塞者三十二年今紫崖氏割挈馬兔而東走峽灤河之嘉魚觀海上之飛鶴虎嘯狼嘷與狙析相應亦東游之快事也其欽道里述聞見深而不蘊哉今昔之感如人絕壘空遺妍桃柳時發荒屯頹塢間征人羈客過之不引泪如綆糜惟有鼻吸三斗醋耳昔邵陽令胡嶠為邊蕭掌書記隨入其 當周廣順二年亡昧記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门關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台山又三

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鷄鳴山明日入永定關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昧化州又二日登天嶺四望冥然明日再行過徐數月乃至榆關至儒州又皆漢地矣論者謂嶠所歷數州計程甚多而武州即為縣化儒州遠近可汗自古俱為中土不出二百里間而嶠云云以遠徼侈之耳歐陽氏輕採之五代史周廣順去石晉時頗近所傳聞固已如此今本書混一而東陲偏久人毋敢輕試足焉讀紫陽氏記知不作胡嶠之固則時異之也竊為紫陽氏幸矣

張使君賑饑冊序 代

昨津门不歲有嗷鴻之感轉運森至張使君適弭節其地割俸勸分焦然不寧蒿其目殫其力所以矜念之無遺策津门之人塗歌巷咏其声徹于長安不佞得從聽作而歌曰河內不得汲長孺則河內槁青州不得富彥國則青州殫然青州雖使相其職也河內其郡也拉情于守職則不敢不勉精非其任哉手而袖焉猶不曰秦越人之視也故長在汲長孺尤難雖然幸官有餘廩得擒制發賑設公儲不從長孺其如之何將河內之父老子弟索于枯魚之肆矣長孺之

以河内若亦時之遺也張使君主鹽筴其所部雖煮
海之泜自有司牧方萬口喁〻仰覬于當路初不曰
必張使君稚我哺我也而使君迨時食不甘味宵不
安寢念彼仳離啼號者孰非吾同體也與哉天之芻
狗極矣耳目之前疇其忍之一家一糜俱使君精思
區畫未嘗膜隔其民也奪之于魚腹返之于溝瘠雖
鴻形鵠面世不填委于道墐其德倍于醫藥萬〻也
津門之人能誦之而不佞則罕徵之于吾婺蓋使君
日者守吾婺劇更甫定化刀劍為牛犢化蓬藋為弦
誦飾閟宮而禮英舊婺之人思之無已時而在吾婺

則猶富彥國之青州也本秩也今拜節津門不異漢之廷遺墟植其民且不曾官鄉事與汲長孺較烈而進之矣鹽筴之興首莞大夫莞子天下才用齊齊重桑孔劉晏李巽之徒無不資鹽筴有能推德宇下加惠元元如使君者乎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利社稷者得為之則使君蓋行古之道不佞據史漢之己事述吾婺之近見以為津門脩猶圃于方之內也

朱方菴詩稿序 代

詩始三百篇今讀三百篇遂可以稱詩乎白首窮經呫畢焉食生而不化或梯榮獵華詡詡世貴予風人之義無當也雅頌寢以遠今學士大夫雖稱詩禰漢祖唐禰宋嗣元各就其質之所近琢而瑩之啜醕者易飫擷芳者易淪于是人相襲而代相訾曰彼等之濫曰此帝之敝問其源未嘗以三百篇入也古今異時令房中之歌秋風之詞源于雅頌探萬白石虔彥登蕤源于風李杜巨擘一代供奉長于寄興工部長於比事其託賦一也詰其指睞要不能外三百篇

而馳之吾方菴故善毛鄭之業制義流布人〻膾炙而靈心獨闢更工吟咏其抒寫性情陶鑄萬象俱本興觀羣怨之意或離境以標素或錯采以自遜或率旨而任深或役思而極变出之途無窮按其緒系則章而習之之三百篇也憶吳人比屋稱詩甲旂鼓而乙壇坫非瑯琊歷下之糟粕即公安竟陵之腥腐也郡邑來賦曾鄶無譏如吾方菴賈其餘勇必奪纛孤以登矣古者太史觀風採詩弟愧非其人異時有清廟明堂之什並陸千古疇其任之必吾方菴以也

贈司城章瑞生序 代

長安浩穰具人雜寰宇而萃之百業並鶩機巧奸利嘗不可窮詰攷漢時至探赤白丸桴鼓時迄晉王丞相云無此不減京城都蓋示宏華轂而吏于其上徽繩隱伏相習為理不亡難乎國家特遣專史彈壓之責史威望尊重不能毛舉瑣末又以司城分地而任纖介之事得以糾決其重且鉅者稟白之專史故不與他散秩等日者會稽章瑞生任北城於官為亞而統轄坊曲簿領繁雜視其長不甚懸也且今之任北城異于往代往代署都城之內今外之雖曰外之而都

城之内為舊属猶遥領焉以貴戚勲閥之下固俱奉法循理萬一奴客儋保飲食細故詬誶凌忤如漢霍氏蹋門諱之不可詰之不能所謂河南不可问在漢皇子猶知之而為司城計殊未易塞其責也瑞生筮仕霸州又領工部將作五斗折腰並在輦轂則于都人情僞九市剽悍洞如觀火吾知其不下堂而治矣雖然古人有言君门遠于萬里今幸地之近畿在咫尺果克称厥任里無伏奸案無滞牘且也強無私餽立可奏最超次稍或失當即另史不能蒙之况于上乎朝瑞生益自勉周行非坦孟门非险謹于自持而

已也諸鄉戚雅善瑞生屬予一言予方有厚望故述

其大旨如此期毋與俗同也

賀張中甫鄉薦序 代

近制廣科目之登凡在牙下自國俗蒙古以及遼左之士並試京兆如前元左右榜今秋右榜遼左張子中甫獨焉知底交忭謂中甫穎異沉修宜其遇也哉以告不佞則目擊盛事竊謂闢門籲俊國家于財書有非以格待者不佞既列掌故嘗瀏覽往牒試得而詳言之士入應舉唐宋雖省試合格南宮稍忤則棄之如遺即甲榜才十數人可指而數也其後漸以拓終不能如今額遼金亦然前元自太宗始占中原用耶律楚材以科舉選士至世祖定天下王鶚獻議

許衡立法事未果行及仁宗皇慶二年始定科舉然終元之世百餘載惟皇慶四年延祐二年五年順帝至元二年十四年十六年六科而已每一舉不及百人如江浙行省統三十路數千里之地解額僅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士二十八人士無可進之路多俛首掾史又鄉貢多二名漢其名蒙古其諱蓋繼代之艱遇如此今息戎韔弓以來即行賓興禮歌鹿鳴而進之凡五矣唐宋極其額前元陳其目惟今日然然于多士遇之獲售者六十八人于古無有也中甫少年乘時奮庸非遭逢之極際乎哉聞中甫先人守濟南

伯氏宰祁門祁門之子士偉亦乙榜門祚顯榮且緜遠而上之射策取上第致身青雲之上豈有量哉雖然科目兄長猶易耳士所當為者不止是韓昌黎之起八代之衰僅預鄉貢其子昶進士第一人以不辨金根世無能舉其名則科目未能盡重人待人而重也文運方隆騶顒中甫自期待毋與俗同以副國家得人之盛故不佞備述掌故揚厲休烈將來知盛事曾筆而跋之矣

張生乙榜膺貢序　代

令甲秋闈乙榜許貢太學于是遂左張應其格或曰惜也入之彀中限之額外或曰此金僕姑也一發飲石沒羽不欲以魯縞薄之蓋附毛達龜之袟也鵝鈐所以見奇耳錄二説相提而論並踽見也夫人之際會何常之有一雲一泥龍一地故遇則依日月而拔實漢否則乘下澤之車射獵南山足矣未為不適也張子在通塞之間而弁始踰冠方鄗經績学玩〻疊〻脱去凡近擬型先喆政其時也闈牘之甲之乙甲非遂軒乙非遂輕軒輕在俗吾心不受焉朝聊久

咍誰禁我者且令甲待乙榜良不薄俾肄太學需次錄用吏應舉如初漢制最重太學羣天下鋒穎之士列橋門辟水之內文瀾互礪公卿大夫莫不折節欽禮焉豪傑僻遠翹首企足歎未得受業其地如李郃符融輩幸一至為快今張子蒙主司賞識進之成均詎可謂非遇乎哉張子既需次其阿大中郎歌鹿鳴之之首章彬彬一門咸藉安玄鄰千載則宥客交賀有以也異日者策名就奭橋門辟水直嚆矢耳豈足以九似哉勉旃張子寔拭目望之矣

賀薛進士高第序　代

大河以北山川延袤其氣磅礴扳博不斷不涵流為人文朗朗揭日月廓榛莽蔚然儒宗如唐韓退之氏元許平仲氏隻于往代學士大夫慕說之謂詞章理自鄒魯後不數數得也退之進士解褐子起亦舉進士第一平仲官祭酒聞有元絕學子師敬亦祭酒盛德必世似之續之今又見于河陽薛竹塢先生先生退琢隆古精說奧蘊洋洋灑灑冠代之才也適會興運師表或均自先生始遠接平仲踪退之四門博士時軼之矣既蒸受多士而于家學甚督屬六籍為菑畬

百氏為閭閻登其門絃誦之聲琅徹金石今家君上南宮對策高第聞者快之曰薛先生之德世矣其代興宜也夫良弓而子箕良冶而子裘沿其故而善成之天下讓習焉哉執本以齊末漸非其初矣李文饒相業顯當世不肩甲第竟任子起家則弓冶之說也薛先生咀仁枕義韃禮飴樂方閩鑄一代起退之平仲而合其轍何論弓冶哉能家學漸清遠肖而神應試試奕奕其門駟馬其喤鳴珂天維有以靈厚之而先生所自植亦豈有涯量哉大行王屋蜿蜒數十里襟以大河鍾以清濟植中州與西退之平仲先後

四百年間值令其時也于先生三之名位懸合昕以紹令昕德而推其緒于無窮吾且重為 望直令日高地步哉諸门敢于先生篤世譜布其雁稱娟以余因籍嘗道中州総知先生為原本山川模引古昔有繇來矣

賀陳柳之新居序 代

越人陳柳之僑津门有年矣治鹽筴起家夫越人善賈其天性也計然少伯且以強富佐偏霸于一家乎何有津门舟車輻輳尤今日之闠也其人多煮海秦晉諸豪超判如鶩塵于南者毋敢以錐刀競而陳氏捺其奇贏旋宿旋售眎他轉販諸縣道者輒徙也于是積其羨大起第宅自門而屬之廡自廡自而屬之堂自堂而屬之寢並易其規制增堅加壯塗塈甓墁之工未易月日畢者陳氏次第應之抑何裕也越人

雖善胥類緘口節腹諱土木而瑚藻綺余間游越中舊閭易易受之上廿一椽一桷毋敢妄溢焉者宋元以來一二考槃尚可指而數也何言締造哉非締造之艱也多重視其橐稍足以蔽風雨支堂椅華門圭窨亦任之矣其走四方庚胥三之會胥五之之智盡能橐拉以其居為蓬藁不之侈也頃者遭革運通都大邑號為神皋隩區門列戟而里鳴珂高臺曲榭便房廣除往往春燕不及梁秋蛩不及砌于是諸富人墐朱樓之出孔相務為樸滿瓶曰還堵可炎美哉輪美哉奐嘻其甚矣以彼株守未之哉非也世囤財如流水與其消消不如瀚瀚丈夫亦為所欲為耳安在容

滕之經而閩摘之為骨子一勞永逸一創永守陳氏
下宅豈無意哉豈無意哉以陳氏主斷制津門而輕
去其越直甌脫耳諸有之雖有絲麻毋棄菅蒯吾且
以新居為晉大夫之祝

壽太常熊伯甘五十序　代

壬辰湖江之右謁太常進賢熊水鑑先生徵佩諄切且返棹適先生始艾為留一昔時旅裝如洗式向所以壽先生者對曰龍沙之讖于江右最著遥遥仙籍雖千百年代應其期自非卓犖瑰瑋者不與焉以今臆之必先生倚也敢以玄隱壽先生听然而笑曰果爾凡江之右俱可祝也寧獨不儗于是某更端以進曰仙靈惝恍其事不經獨不聞蓮社之諸賢鹿洞之二大儒乎其人名隱也其書理窟也千秋萬歲誰能越此先生方佮德閣議敢以書舊壽先生曰子休矣

吾家寥々古今人豈相及哉某循墻久之乃前曰熊氏之德世矣神明之胄寔冠而服逮明三百年累々若々埒于楊袁王謝而大司馬之勳望不異析父先生繼之旂常在前藝苑在後敢以鼎鬲壽先生起謝曰不腆弓裘諸大夫之力也先司馬之教也予不敏僅々守府方懼隕越以為子史氏羞未敢聞命某再拜颺言曰歲尔烏傷崖先生釋褐蒞焉春風々人春雨々人伸紙銜戴某亟似獲進而教之門桃李而野甘棠今之日秋毫皆先生賜也敢以遺愛壽先生逡巡避席曰日者偶多故非蝝蟘則荒潦愧未拯溺壑

而閎之于史氏之言溢矣寧規無誣某益主臣手一卮曰先生毋多讓名位可以自致盛德大業不関圭組也先生甫水部而侍養甫太常而不社寢壽鸞髭駮燧之間九天九地寢食自如史以遺型餘藻澈千古而淑求禩翁是從阜比六籍壇坫驂靳俾操觚之士息所輟翰毋或岐其趨于冥山者先生之近鞭不其猶龍乎先生曰子所望不淺勉旃不佞敢舉子史氏之觴于是交舉無算某退而序之始解維以束

壽胡太公序 代

日者縣官修憲老之典下郡國甯禮耆舊蓋三代之教也庠序當世于茲讓德莫先焉竊計守若令庚奉尺一毋敢後第或山澤之癯以當于康衢擊壤庶其八我萬一 天子臨辟雍引五更三老環橋門拭目者無萬數竊為任之竊歷指豫計則吾山陰胡太公毋乃踰之者何也顏冉遺其年松喬遺其秩莊列遺其嗣天之徵於八者百不一盡也華之祝備矣不曰貴箕之疇尤備之矣一曰壽非肯壽之稱為避也古之人亦曰造物閱此久矣能析不能合析之即景慶之

值也合之即意角之全也騈臻而鞲臻世不極存我
太公不啻佐縣事乎百里之邑代綰其綬子々斯名
羯鞅未均更創殘彫瘵之餘與復而蘇息之登其民
于春臺之上尋晉司城華轂浩攘至不可窮詰肅然
而秋蠱然而春桴鼓銷于衽席声徹都不竟掛冠去
之時伯子方席未天載筆禁近應名世之運經術參
望煌々哉馨聞于天簡在倚毗旦晚謨謀密勿以
展我太公未究之蘊胥天下待命焉獨一邑一城之
為儻々也然而太公抽其緒猶江河之源也導之無
勝注之無竟演漾淪游浩々渾々走千萬里而莫之

止淵哉太公其盛德蓋若斯之深且廣也故自太史
下二患貌爽鱗而趾發而羽漸河以東餘慶孰如太
公避逐聞之意太公必杖玉鳩兹紫芝遠髮非故而
太公春秋財四十有七不啻于壯得全〻昌天所私
於太公者豈其微哉懸弧之日在閏夏太公方游淮
上某適南至諸大夫投簡于某因私幸稟德如太公
雖在辭尊勝于二千石之官雖在盛年勝于數百載
之算引循此而往日衍日裕蒲車安輪徵詔朝廷修
國老故事至尊降割乞言垂憲以式都人髯太公是
望則今之日直可嗎失之爾故樂書之以聞當代之
盛

壽一品夫人曹太母七十序 代

以余覩于曹太母豈不為瑰瑋特立厚邀于天者哉何言瑰瑋特立也先都督以良家子出入行間樹功塞垣備位樞密袞玉封廕至穹貴矣其佩槖仗劍不問家人生産一切內柄委重太母都督曰孫吳尉繚之書可治戎報國太母曰司馬穰苴之法蔑可御臧獲督耕農于是晨興寢门闌傳呼外舍某壽某若何某壽聞若何某壽役若何田幾租肆幾廛賸間幾道下至廝養卒牛馬走皆有程又賓客雜至上者不使彈鋏下者不使割馬韉終夕而畢都督公餘祗問酒

捨捲白波耳都督雖不家于宮其值日以進則太母以也諸子習都督之道風家君為太母之自出令謝環衛益治經術而任俠自喜漁陽大豪三河少年倜慕之如布太母不以幽處為解勉家君曰季心名聞閭中鄭莊千里置驛汝具慎哉此皆卑卑可紀所謂瑰瑋獨立者非耶今春王正月太母年七十矣諸子積陽重茵累豆奉太母堂上孫次之婿又次之宗姻以遞列羅拜乞餘地至于阤下或獻帨或進履布幣充階太母至不勝答領之而已一時觀者豔之從子孝廉君來以告余鞠然曰太母之邀于天厚矣非人

之所及也才可以致卿相而不能贏一日之算力可以富晉楚而不敢必百年之榮如彼衛霍卓鄭山澤之擁或得策杖而徼之列太母身受翟茀春秋奉中宮朝賀服倍恒等而酌此春酒以介眉壽指目前者髦而屈數之如太母者幾也天半非人之所及矣夫徵事則瑰瑋特立太母自為壽也徵眷同天而祝之余雖不文敢不從孝廉君之後効其巵辭矣

六十自壽序

癸巳十月癸亥朔癸酉抵長安明日為攬揆之辰閏一甲子矣居恒侗猶嗲々慕古遇孝好徵引往昔今人趨家百金以上于初度客靡至而觴之是于義何居也崧高之詩臣子于其君有戩望焉非流虹繞電之日也漢祖初置酒長樂宮群臣以次上壽入武安侯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凡酧者之辭俱云壽通主客言之而觴齊年者未知其所始必古人不尋重意泰漢間人臣朝賀其後王公卿士浸以成俗蓋習見朝

興而此也憶罍俎崇爵彈絲竹極一日之懽而後可中下之家終歲菽藿至期益市牛酒夜洒埽張具至旦令門下候客至日中未敢啓食豪長者據席窮睨笑之末俗流傲從從此矣然富貴亦未盡生而致之也方具潛蒿萊之下同貧等賤衛將軍求免于笞罵朱買臣寢及于溝壑雖生之日也時爲壽者故壽而富貴幸也非情也記甲申正月既望御史大夫陽城張藐山先生初度禱齊梁吳晉之士余首座劇飲先生顧諸客曰冠進賢而來者趾高氣揚僕視其中亟所有也雖一窮褐胸中有書若干卷深相禮重憶先生往矣而余益衰莫童習之書尚不能舉其句猶能

人首稽引伏道左識天之逋民也即嘐嘐慕古能以
隻語仰付于先型并無有也耕夫之粟吾得而棄之
工女之帛吾得而敝之忽忽片句無尺寸自樹旦夕
間婁之道路猶下為螻蟻爭何言壽哉何言壽哉因
省警而識之如此

思陵記

西蜀吳國変錄云先帝后葬于貴妃田氏園心竊疑之凡自燕來輒問狀己丑冬邑人計元忠介瑜云昌平諸生某葬之李舒章能言其名氏癸巳秋臨清會吳經歷曰方亂時昌平人趙一桂署州幕吾從子給事幕中預方中之役今從子滯永平未返也甲午春武康韋人龍曰孰塚載遺弓不可問矣蓋得之寺人云曰約秋謁耆告吳駿公先生曰否〻吾師孫韋李太虛載禮部寔任改卜其說人〻殊尋韋南還決猶往八月朔昧爽走宣武門二里待啟又十二里德

勝门山色深面忘其瑙壁六里土城湾土城古蓟丘也十二里清河三十里沙河俱石梁如虹列肆殷也沙河行宫佳謁陵一皆萬曆中城之曰鞏華千雉翼翼然長楊五柞甘泉翠微雖游躍未盡城也以足亂策塞甚安之二十里宿昌平南门會縣丙胥酒一升中夜星射知不負吾殷蚤喫餺飥出西门犀山奔向推銀泉山之是问谓蜿龍處也旋折十二里平時曠径漸入小紅门其门圮左山峭峰循麓披榛丹甍在望罕其制直越而過之俄问塗之人曰思陵也若銀泉山喻此尚三里同視殿額金書思陵于是返步灌

葬及于滕故司礼太监王承恩投環死順治乙酉四月陪葬思陵之坤隅勒其旌勅于石相距三十尋圍垣如長叩彤门平城右扁其戶先是于山下值走闖拱向余何往曰銀泉山曰銀泉山頗甚客何眺焉遽南去塗之人曰此思陵守璫许公也至是徘徊陵门外悔交臂失之第泣拜再四其旁垣得六十武仍泣拜而下道旁慈一菴適前閹許公在余嘆曰積恨十載重覓百里而咫尺不即叩孤生豈有幸哉許氏曰吾先朝老奴旦夕奉詞而收園之不戒遂食息于西園西園者所殯世廟諸妃也距思陵里许客能遠至

吾豈敢愛其門牡命隸者持自西園于是余仍造而前殿右鑄為饗殿三楹奉　先帝木主內殿加崇其碑懷宗端皇帝陵首冢大明金書殿額思陵亦金書進為思陵所至泣拜噫南宋世祖貴人殷氏卒長史江智淵謚曰懷上以不盡嘉號後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以鞭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令一林之土鞠為茂草酸棗數本高不四五尺求一巢烏之樹不可得以此言懷曰楚曰晉誰其受之因伏門下問所葬許氏曰故貴妃田氏園也再閱歲昊天不弔大盜妄　先帝后梓宮于昌平昌平之紳福合力

哀事明年始有新命加究守祠春秋吾獲洒埽于茲非跋卜也祀田六頃閹人二陵戶八清明霜降日萬羊豕致胙巡守己丑裁田僅一頃以歲之不給三其牲然不敢褻也今祀諸陵于大紅門具羊豕本陵如庶人禮朔望然寸臘爇凡香正旦七月望冬至各蔬茹私薦非田出祖也老奴力辦昨朔日二十錢市燭献茗甌三告曰官家節屆中秋矣聽之淚潸潸不自禁又雜以他語曰陵之山如覆敦者何也曰俗云金碧似無據客從東南來石坊巍巍自紅門達于長陵二十里有河前繞分左右而南諸陵諸河北皇子妃

主園並河之南長陵天造龍盖寓内客獨無意詣陵
乎余瑚不歔別去還送旅主人曰胱肯妃未即土處
及于雖千秋萬歲後螻蟻何慕焉余聞其言益痛嗟
乎　先帝不諱數有適從雖錮南山石為槨錮陳見
棄沫其間于大行無稗萬一號山之穴穹窿如下天
泄于綦楚至狀監椴其骨秦人不之哀也令愁雲荒
隴間行人過悼幽宮之側涓無乾土隨空沉陸羣情
銜切豈徒從哉故過覆往說而援之曰道費初墮狐
援犬狤還問掎山其委而去之勢也乘輿道路三尺
之嬰痛心疾首伸竭因義情也洊及鼎革推沾霜露

又時也十年之疑豁于一旦事不見諸蜀足信乎哉

曰　先帝與時詔稱思宗烈皇帝而余所據以北上

志目也

游郗山記

郗山蓋滕之南鄙也古滕最褊小幅員不五十里今山距邑三舍而遙則訟于分等而疏于編戶矣山嘗屬沛見金大定二十年石刻安知春秋時山不更有屬也吾郗說等為臨沂著姓滕近沂故山以郗名山周三里高二十餘尋距運河里許最便陟而側以卑淺置之余出燕以來習河伯而跡巨靈見一培塿嘗色動于是攬衣以登財數百武耳巔平廣可數十畝吉貝出土二寸大以吾鄉物意其先廢寺也南望微山湖隔運河一陡山据湖中如伏虬如隱虹吞若郗

山者八九遠波淼汗膏泳壑泓與天無際鄮山藉之增其勝不啻斬穀而輕此也山南彌陀寺俗傳即木蘭寺爲宋相呂文穆乞食處有人共指爲奇蹟而寔非也文穆微時于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令傳破窯本此揚州木蘭寺爲唐相王播隱處齋衆耳食瀾于文穆雖鄮山藉重寔迷其祖矣寺金元石刻二俱重修彌陀院記金承安三年立其上都省公牒則滕陽軍申請付院僧者門殿堂廚若干佛像尺寸若干一一備列元碑則滕州所記衛先寺僧右吏右吏目某右判官某右知州某右校尉蓋

黄文左行非早先于尊也全元遺制不意于村院徽
之且記曰東有鄒子之城西有漢祖之鄉蓋徽山以
南豐沛徐邳諸山相屬赤帝子之所興也龍文五采
寫目隱映其郭嘗臨沂諸山蜿蜒于左邦子之城余
先世所以受氏也余不敢僅点守府不可以不書

周易輯要序

古易彖傳爻象各自爲次宋朱子作本義始比附而合之學者宗焉而漢以來諸家訓故並廢然刻本兼程傳行之成化間奉化教諭成矩專刻本義而程傳又廢今朱氏無不家戶喻之也其說無可議而童習白紛始焉筌蹄繼焉糟粕或標剽剿支離以見其長夫羲文之旨雖奧古周孔之旨雖殷切而其道易簡炳如日星今舍易而艱求之舍簡而繁引之譬康莊在

前吏穿穴闚徑非如紙如矢之周道也烏僞朱義儒手録本義微有增損期為制舉之嚆矢適與易簡之道合不墮入雲霧中也噫宣尼以假年之力韋編三絶而後人膚脉之尋行數墨甚者廢之烏閲勉旃義儒可以語易矣朱子筮易而得遯余方以自託豈足為義儒道哉

游西山記

予結髮慕燕之西山也幸身當其地非冬苦寒今春苦水及秋而往毋失也八月意獨往友人米羲儒請與俱壯之余褰兩徒出西便门北即夕月壇松柏多彝邨原雨詠飛塵不揚禮神街會西直门而西非精廬則佳城也有靖遠伯王氏墓其忠毅公後人守至八里莊為劇聚慈壽寺故璫谷大用地萬曆丙子孝定皇后以祝釐建寺立浮屠戊寅成帝制閣傑旁摩訶法藏二卷尤沉邃歷二里高家莊宜北竟以西其道行凡十餘里見稍寺黃瓦丹楹似一二尺心異之已

知為黃村之保明寺也俗曰皇姑寺又西若干里土瘠而泉山色初布晙轉行轉淵豈山隨我而移耶晡後風逆其南積一山不相附目盡其程問塗之人不一值將畏塗是戒俄自天仙廟北久之沿其麓蹊間蕭瑟徒見幢辟經刁禮楊顯名墓莊甚又失道入慈仁菴僧引經歷偉光刹白松二攫夕亟問碧雲寺久之松徑枚椅澗声出殿下從寺門而左修廡若干楹鑄砌三寸引泉如綫下注于澗者也砌又列柿相属寒甃々如懸蔡宿藏經閣之左廂詰朝登閣眺以翠微朝爽加鮮其民隅為園石闢四園阜錫泉出闢間

滂湧垂懸款監軍御史吳阿衡大書龍湫似溢北堂
多細竹亭其南神祖書楣水天一色蒼松古柏令遥
去階石刊奕拜二左鐫草書不能詳右鐫詩莫惜遂
散咲語蜩尋思雜亂可傷神閑來掬幽從蚓數得針
清平有幾人黃鶴樓前吹笛時白蘋紅蓼滿江湄衷
情欲訴無人會只有清風明月知　先生詩正德丁
卯孟秋刻　又南銀杏樹園三人甲于西山偏崇垣不
克展園地雖數十弓洞天沉沉冬月藏花別為石室
園右陟山之麓故司禮于經墓經侍　武宗恃寵治
宅穸立寺窮極土木欲邀釋不果墓祠六經曰旌勞

司禮曾　劉吉祥徐暹其詞曰表忠曰奬勞曰忠勤並次旌勞之西其隶清直詞引孫　並初建又左祠而未鐫樹碑二無字心疑之稍進石门故罪閹魏忠賢塚先焉问之則名下萬九思書磔于建州中涓入長安瘞魏氏衣冠也并列虛祠曰嘆李林甫所柜于身後逆賢招魂于攢餘雖非定論在彼奸後亦誹料也各塚十九俱回經门似噫若教氏雖詭終過之矣還禮大雄殿出池上馮石梁朱魚游泳萬曆壬午戊子　神祖再幸張帷飯于石梁時寺僧俱匿鳳凰山神祖入祖師殿禮衮像亟搜寺僧對曰此西域

國王太子出世東來始祖達摩也始色解遺蛻塵焉今騐已游壽安寺東距五里間道度绝壑石细碎為孑為鐵碑々礎々经弘化寺故惠安伯張袞靖偉墓並毀抵壽安寺若天闕峙以浮屠勢同雄而衰相現矣飢僧二三人踏落葉守敗椽娑羅二在殿前右圍三人有奇左殺其一垂蔭半畝又卧佛殿丈六全身右臂支頤而卧神祖以錦衾覆之像自有唐與娑羅同植明僧濟舟重立萬曆丙戌上碑之按王渼陂思九集云盤厔縣西山善緣寺殿前石龕々中空塑二病佛側卧且死諸羅漢按摩哭泣覼縷備極情態康德

涵戲曰佛亦此無常那夫示疾因不得正法而戾元規所謂寂于津梁更可會也還飯方隨趨香山則碧雲西面三里也隧道踵接惠安伯張氏司禮王之心氏並者王氏尤偉白松菴循歷香山之永安寺流泉漑于方池渠其上淵鱗閑出亞于碧雲嵐樹叢幽窮階拾級而上折登藏經閣俯而北二刹稍左來青軒與閣俱東向而軒當其坳平虛蕩闊重峰擁拱前曠如也嘉靖丙申三月駕幸一萬曆駕幸再曰來青軒曰清雅俱神祖書徑尺又曰望都亭曰翠秀略次之並揭于楣檻帖今後朱侍郎之藩盡忍依雲根間也

罕覺看山色放描依又給練　趣聖祖昔年稱獨莘
神孫特幸寫來青　金章宗祭星臺址昔前山出遇巫
量殿寺募司禮張誠又司禮李恩俱萬曆間巨璫北
邙盤㵲張氏白松十並斗大入弘光寺雖福小千佛
閣址八稜而圓其制環像不逾尺永樂中朝鮮國王
李响進閹人鄭同歷太監提督雁门等關四使朝鮮
卒成化初所建寺閣從國制云下階緣蹬道螺旋十
折崖屬于肩樹屬于巔層陰次蔽赫曦不下出寺门
又永安寺之石梁也日薄桑榆始還袒夢從澗杳山
鐘声起步月下　山空犬吠庭奇被露清滴作微響似

蘇子瞻呼張懷民游承天寺竹柏作久亡蹤永恨不
寐何蕭索燭影已微榻晨別寺僧而東就北道以南
迴遠也明懷獻悼恭哀冲莊敬憲懷獻故太子七衛
許祈申蔚岳景潁戚薊均靖郃簡懷悼故王十七殤
主二十六仁廟妃三宣廟妃一英廟妃　憲廟妃十
二並葬金山裒于北道丹碧頹圮榛翳填塞游魂天
絶塊然無知何足多恨第託體　室祧次至尊一旦
飄埃篤塵紛哭幽寢甲帳零落玉盌人間能無痛乎
景皇帝陵直金山口距碧雲十里松楸在望徑金山
之脊東里許大功德寺久廢门以内僅古松數十章

遺殿供木毯佛前毯影漆大于斗繪四金剛像宣德初僧雲峰所製不脛而走編扣朱門羽施雲集故寺成最鉅麗　世廟以金剛塑像獰惡毀之卧佛來衾金剛來斧一陞一替時爲謝之金山連玉泉山出爲西湖支流縈亘二十里經高梁橋入都城寺之南支流所縈也水清可鑑菰蒲疎淺度板橋沿隄稻田如吾鄉秋色行久之水縱而土羸畢農多蔽櫻歷洪慈宮萬壽延慶二寺俱雄駙馬萬氏白石莊前爲白石閘眩流數柳差存風概尋入阜成門　元平則門　自宣武門　元順承門　出薄暮睇郎中以北道睬南較捷矣

向者謁西山往再不自決及賈余餘勇翱翔而久至昨邁而今還語有之孟賁之猶豫不如匹夫之竭蹙也

談遷曰余于碧雲信宿矣其山聚寶右鳳凰以形似之壽安寺山亦曰壽安凡山皆虎稍鬣者香山涅而未肯往時久虎豺天啟中得豹令安于虎獄師亦何利之有崇禎己巳東人深入山中道民百餘立白旆二于山上數誓引滿推敵之是晚東人虛退扼險守要亦其一徵矣惠安伯張慶臻死最烈宗人　果流滿洲與存者前歲欲貴妃袁氏　妃　氏間葬西山各

賻五十緡問山僧曰否〻一函香骨安所謂青塚哉且編行中貴塚間廣隘崇墉十倍　思陵生爲萬乘雄沒不遠萬里以微準此泪如綆縻矣玉泉山故金章宗行宮及芙蓉殿我明　宣宗有亭擬移武不失之游焉白雲中烟散霍迷至于　景帝陵在昔痛之何論今日哉何論今日哉陵北二里天下大師之墓仁和郎瑛曰建文君墓也大師有知已無子國重耳之嬉而聽朝宗國松邪柏邪非嘉乘再宿所爲解矣

貢市記

義烏沈立綱萬曆中以材官擢張領薊鎮西路曹家寨者十年今七秩矣為言昔時忠順王黃台吉之貢市也曹家寨貢夷二十三家而轄于黃酋黃酋每貢抵塞下七帳弥望其娼操先至人以抵関上馬下馬報我撫夷官凡三致檣馬亡何宴撫夷公館則参将儼然臨之参将駐曹家寨城距寨十里列校及撫夷官並寨足恐耳當市期逆牙列旂鼓軍容甚都黃酋自雄長不遑入遣妻女子娼入館引騎相屬婢百餘至門及庭及階及屋我軍夾隊声喏者四具及

簷也胡娟三人稍踈諭去人曰我儕于將軍猶兒女獨不能起迎乎時參將坐堂皇不下去人前懇致不許胡娟徐步將及之參將起立仍坐胡娟又徐步及坐側手圍其腰參將亦手其肩且娟僞不爲褻而胡娟頗赤色其姿艷踰等黃蕭娟曰滿旦比辟音支其女字他不能支語倫不滾也一于娟各冠同姑頂簇大球成佛字雙鳳夾之衣錦絡束以翠帶餘娟冠俱黃色金佛嵌下以銅于時參將中席守備左之黃蕭娟右之其媪女以次下席並南向彩幕流蘇蓋二十有四歲半之進羹餌白粲三焉每進奏笳角參將

命舌人曰朝廷恩待勸娘子倍飲舌人跽致胡婧前己謝曰嘗學視兒女輩過嘗飲之矣然終席目注不飲啜所受瓢觴從婢毋越次品角三奏參將起去胡婧始出而黃脊之宴攜致之不歡因也倘不飲啜兼人餘部賜酒承備故事而已幹吏恣為奸利酒一斗水三倍之承一體雖重三十斤水滲其十胡衆得酒不可嚌割承水淦淦溼俎上嘗為之嘆指噫指者悪極也各部戴盜罰則革其賞至指謝攜力毀甃大帥坐接貴臺臺即塞垣之上貴部陣百步外交羽互啓舌人賞稽錢罪責犬氂侻出羽下謂渝此盟為神所

殛雞犬不食其餘也 又受九〻之罰其罪臣則輸牛
羊馬騾布全布有紫綠青紅各八十有一匹則各九
之仍許有市所有馬多羸瘠而我布亦疏紕不堪御
以幹吏乾沒非制閫意也 蓋有市之概如此余因而
思之黃茵嘗妻其父妾所云三娘子部事皆聽之令
所云 主婦豈即其人耶 其冠圓姑戴佛則同俺答迎
西僧浸以成俗也 黃茵素善用兵控弦數萬桀驁飛
揚莫可控馭自隆慶末以忠順之才印靡俺答于鞭
箠之下浸尋日久黃茵之鴞音亦從革矣其揉縱寔
胡婦主之冒娼難強終 以閼氏解白登之圍黃茵造

在冒頓下見愚胡娟圍其所也第塞上藉首市以安其枕謂世世可亡恙也一朝不戒并雉媒而失之豈非狃治而忘其備哉噫塞上積玩久矣如彼瓦剌犯闕四十年坐令鐵騎精甲朽鈍荒餒壯者老雛者壽而日以衰則浮屠氏分其騎貽其弱尤表餌所不及料也自夔自斷竟其始末亦邊事得失之林矣故感沈氏說而記之

大悲庵記

西來城之左灘荒弥望唄者僧　下數楹于睥睨之下習梵唄熟猶檀像設未及全瓦礫未盡除磬魚鐃鈸之声未遽徹禾人之耳有里魁起而詰之曰此向者望司徒之鋭士營孤在焉雖一朝不戒于大梵藂有焉未可棄也若隨剪我故壘謂不復以一矢加遺耶僧聞之起謝曰佛氏以身世為旅泊嘉禾不三宿刹修我子立我于敬聞命矣敢避君三舍于是得近地　徙卷而西土木鉅麗增堅而加飾金碧嚴潔風旛旖旎禾之人咸耳而目之曰訴一庵也大悲不

易其名而地易矣易其地而名仍大悲何也佛氏有時節因緣時之未至雖達摩東渡不能感有漏之梁武迨值其時雖石勒之暴姚泓之惛而能事佛圖澄鳩摩羅什噫五惡濁世自陰自昏自智自愚而佛氏悲閔則一也王舍城東有老母惡見佛俄開目亦見閉目亦見了不能避慈即西從佛氏悲閔在西猶在東也疆場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而佛之悲閔為常浸假而兇燹遊焚不貶其慈浸假而同泰永寧不增其德昔人云顧檀越安穩彼亦無善最得之矣漢永明初竺法騰西來寓洛陽白馬寺此中國招提之

始令又化為禾黍蓬藋之區矣石火電光何足論哉
菴而毀之々而徙目前鐘鼓于佛事亦時小者耳而特
念當日鋒壘傾蕩之後燐青碧血靜夜哀隱吾佛悲
閔之甚能回易地豈忍一日少忘之哉寃親 等吾
為茲菴見之矣故記其始末如此

王介人傳

槜里南三十里曰梅溪里以布衣稱詩則吾友王介也今夏道卒、子蓮時嘗屬予傳卒々無以應今無祿介人即世豈有食言誒仲子乎而傳成嗚為聽之念介人不吾瞑即地下猶待目焉介人名相父業染少不治帖括塾師蘭陰唐生能詩盼其緒論尋廢学日坐肆門紹父業則手書不輟從思刻至粗研如砥隃麋之汁濡楮特莊謹人以錢帛問忽、漫應捐折閭一市人皆咲以為狂又同里之闌悮謂王生佻達有微詞殊不長者速之訟而介人性疎懶其詩亂々

少所可于陰陽捭闔非其素也田租三十鍾足支伏臘益治詩數百首驟得之儼若一敵國尋見于李氏所被褐極論雖銅盤會食猶然欲戰鉅鹿下自後數過從詩日進益工詞曲高自標目雖視諸名家下士聞之渺若河漢仍謂王生狂而終不能口奮膺決臆聽者彌駭出者彌憊然介人才特後字組自烹姿媚橫生朝霞夕煙霏霏筆墨間琢以天斧潤以清渭其詩若詞洵足傳矣又傳奇雜劇數種雄麗極変王敬夫盧次楩不在未之或先也既詩若鉀弁絡繹相引重徒謬為恭敬不能光君棄嘗浮江淮珥節彭城之

上觀楚漢戰場徑納履而去又渡錢塘上黃六司玥
陳臥子大善之序其詞推冠當代今見平露堂集中
會鼎革土人相尋以兵或竄梅溪可匿也一軍盡甲
介人夕不及哺馳告所善司理嚴正矩澤論旨止之
罰妾得俘娟知其詐盜故夫在尋蹤之不問直其壹
然諾緩急人推力是視而我求多于介人曰夫夫也
雕黃在口噫程詩也非程人也何言雕黃哉隃五旬
不予娟晚妬又坐他累大破其產心邑邑不樂族弟
庭守廣州遂遊粵道值暴客盡失其橐迫至廣州日
哦詩為鼠所竊不可句嗟乎谷徵見矣癸巳還宿排

灣有鴞噪于舟檣語咲自似中夜暴卒介人服膺杜甫、、飲耒陽令牛炙白酒一夕死其然豈其然乎介人舟中語廣州守子　曰果吾亡子當祔先人墓樹以白楊題以詞容夜臺魂而有子猶戀此風月也憶執題墓門之石者非廣州守即予耳介人年五十二詩稿雖失友人同公禎朱錫鬯爛錄十之七其詞佚不存又偶史二卷亦隽永可喜其如綠林何介人素善謔惜不以李益語之彼地下得毋胡盧我乎

論曰介人亡子不足恨所草精詩若詞二十餘年一盜一鼠並佐其妬文士見忌何獨察倉儲灌哉雖然

自昔傳播或累袠不為多或片楮不為少彼盜彼紙能耗令人之富不能漸而滅之則制勝者有在也予盍先令人一飯嘗宿其所義孔一點而沾一瓢語瓢至乙夜令人知我不淺粵游時聞倦倦我念今出京口問排瀉不數里串遇腹痛天半果其詘才嘗不令令人獨死毋如予情情何也

傳成句餘八月既朔夜夢令人跟蹤至李楚游[系]所而慘沮少坐語哭如恒時予言及若詩稿毋慮色津津喜末日有一近事可附雜俎纔三四語篤寵嗟乎一傳豈足慰君地下耶念之殊痛時舟次清江浦

黄石齋先生遺事

秋日過吳敬公先生所時伏枕語次往事及漳浦歎曰吾登朝見諸名流如錢牧齋陳卧子夏彜仲即才可窺其跕惟漳浦吾不能測殆神人也在京邸嘗攜榼四器造飲先生僅一童常不穩劇論深夕或出白麴一瓻不加邊也室無長物書纔數帙選宮窯獨不及先生楊伯祥廷麟被命上章推讓先生疏謝非其任所注洪範　可備乙覽謹敬進之其書四函函各二帙先正文夾注字大如指楷傳八寸　尺有二寸並手書雖引經史百氏之言條源析委從空

凡上三月辨此藁本上雅潔稍塗乙句字目既廷忤
脫獄謫江右幕而南吾適遊西湖返棹馮元飈赴少
司馬之命同泊塘栖忽傳福建黃太史至意為先生
也同舟道覓眾見小艄羃以席吾兩人登其首蹲席
外蓋舟輕不可跨足少司馬語其童以名先生大喜
延謝橐饘四拜訖前被杖傷股猶作楚吾兩人各坐
一櫈木先生坐板上即寢處也述近況四五語即極
言時事幹濟憂危救傾娓娓不止吾兩人欲少致慰
藉亟可着語注易二帙云得之羑里蓬櫳蹢躋見襆
被外硯一筆三四餘無毫纖其童挹河水瀹茗坐久

之紹興司理陳臥子湖州司理陳達情俱以門人至獨見入舟語中程而別明日先生遺書千餘言相勗今思之廣直學行若人耳目先帝嘗面稱先生者三此尤輔所不能專望者 聞臣例呼先生名而先生自視直尋常人無介詞無傑色暇輒弈吾不善弈先生強之曰第隨吾下(子)又能繪人物善八分書遇山水策杖曰數十里不告勌寢未見其挾冊洛誦也聞微時緣樹咲松寒累日父覓以歸編蓬爲室盡寘天下書穴通飲食三年出應試戊午乙榜天啟辛酉聯雋意其學少年得力噫以朱雲臥育之懿兼信國疊山之

氣以京房翼奉之與蕭董仲舒劉向之文曾不得一
睹名之給神人也吳先生欽竟俄趨坐曰足下嗒嗒
道古如才學直節蕭至並詣求之千載寧有人哉予
古橋而不能下俄青衣進葡萄喚我盡睹書之燭下

擬侯公說項羽書

項羽寘太公于廣武俎上漢王患之遣辯士侯公說羽詣行營來即見于是上書曰日者連兵不解再歲之間白骨枕道卒不得馳馬不得躬耕績流穀黔首怨黯仰詛天日大王亦知其故乎楚嘗德于漢其何仇之有今纂嚴中原漢百敗而志不攝失不盡于漢也人莫親于父子有父而違之娟孫為虜此骨仇也斷一指得天下凡人不為今雖圍救不能為大王釋且彭城以來生得太公矣叉凌雜即出不意以絕其望時為大王制者大王不其然俾目聞于漢以有今

日也劍戟相撞漢王之肉易糜耳不以糜漢王而太公之烹狗則髮楚而張其暴也于大王左矣事且無及戍卒馬太公犯霜露不諱尤非所幸漢人食敖倉之粟守城皋之險終不我下聲激吏卒曰吾為太公死報也如烹漢曰堅而楚日弱大王何不思之甚也大王欲自完莫若終德漢歸太公及呂氏解怨為權吏卒服義反戈而不敢向大王拱揖而天下定矣若猶未也曲不在楚諸侯聞之聲漢而責其罪庸疾大王之致師哉臣愚竊為大王計非為漢也羽得書頗善之後竟如其言

擬蘇武報武帝書

漢昭帝元始六年春中郎將蘇武歸自匈奴詔武以一太牢謁武帝園廟報反命武因奏書曰臣亡尺寸功緣先人緒餘荷戟周廬承遣北遣出朔方並陰山而逕匈奴徂伏隅命之日久所送胡使騈躍就部而單于倜益驕淹拘我使臣脫羇我鞅劫副中郎將張勝先不自飭一二奸人左謀速坐故叛將衛律逞志于一劍非死則降臣何足言屈節辱命污累先人以偷與七尺義之所不出也遂見幽絕饘酪屏廢冬深積雪常沒馬目僵體摯盡死不足惡北海之上陽鳥

斷翼泝黄日昝水草違候先凍後紫群孤頒嗌甘瞑竄漠以昭大漢之明德始假吏常惠等百餘人建鏃深入一旦遺祈臣身影相依食不得飽寐不得安明年中郎將李陵被陷臣聞之摧悴以陛下盛德失鞭箠之困使戰士墳骨有福廟勝臣少時欣習陵射獵歌呼日莫不綴來過臣所致臣家禍兄弟讒終臣母違養送葬至陽陵臣痛切于心忍涕不下思肝腦塗地殺身自效歲月流積侍口傳殿下宮車宴出游聽天末洒血長號生違禁衛殁隔哀臨萬里疚思誠朽壤蟻吏復何日令罪，于悔禍之延天誘其衷臣得入

塞邊城不閉牛羊野牧惟陛下之神武寔式臨之遠離闕廷十有九年自臣壯盛終不自達萬歲之後殆絕瞻望迩奉新命覲謁山陵松柏森嚴零露瀼〻陛下神明與天無極臣齒髮衰墮喘僅旦晚敢特牲執命臣之節了矣犂牛之旄其能久乎臣愚昧死再拜以告成事于陛下

上大司馬農陳素菴書

聞魏勃掃門于平陽，退之拒门于宰執，雲霄之上，東閣雖開而徒褐易阻，芒蹻相隔，遂不自揆萍梗之踪，邀隆吐握，嶽峙淵涵，高深如故，蒙以涓埃，覺倍倫等。更論去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體國經野，容在後畫，遷伏而思之，元太宗甲午正月滅金，越十九年壬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五年庚寅南籍始各給戶泰。今開國十年矣，兵薈擾全，利深繼無窮之計，立法定制，政其時也。經結創建，代不數

人尹旦躬无聖之資房杜綜龍門之学蕭何張蒼雖
不藉詩書手闡章程終漢不廢得一郡律楚材定其
根柢百年之間卓然不拔屬有舉世喁喁望老計相
乘令之日蒐郡國之長使滿生靈之極戒興戒除奏
勒成書昭示日月後即有綮司墨屬府猾吏窮貪恣
說武危之漏不寵之燭當代鴻裁孰踰於此噫衰亂
以來嘉我黔首非例于兵則噬于吏非劉于寇則掠
于年時昔吳蔡徭役下戶令江南溫室或不能具
挈督宅稗田鬻子女而填圖圖指不勝數也蘇松嘉
湖鳳號膄畝價踰十金近歲以與人不得下直哀哀
生民始困于明季劇于今日幸仁人君子念切痌瘝

又居得為之地負大有為之志語曰需者事之賊也日復一日或轉期于後之人後之人雖起計相來而上之歲遷雖惛戴竊厚覬于計相何以言之學足以濟才識足以生膽學不足則為桑弘羊之平準識不足則為王介甫之新法耳目之前蕪長倍量惟計相自請先列東南民糧曰兌漕曰白糧曰現年曰蠲收得一一而悉之往制轉漕正糧一石加耗四斗又加米耗二斗六升又加過江腳米六斗其後漕卒浚許不剔隆慶六年定百石加米潤共九石八斗併前之加耗又正糧也限十月開倉十一月交兌十二月離

次正月過淮二月過洪明年漸恐捍卒虞江我浙臥九石八斗徵十七金六錢四分民大苦之令增修舡盤運襯墊等費每石加一錢八分綱司二分之三十七金六錢四分又漕卒月粮四十金行粮十六金行粮資漕卒鹽菜每石徵銀五錢取于條賦必設淮給之運弁曰輕賫各處不同或二斗四升或二斗六升湖廣則三斗六升故曰二四輕賫曰三六輕賫江南皆二六也明季改征本色民又苦之先朝南京倉米民自輸挽必先漕訖或半歲或一歲而後竣事今先漕而征吾邑距省會僅百里每石耗羨費六七錢由

近推遠其貲弥甚闊闊之槩雜如此漕卒之溢羨如彼而左民右卒者動曰軍匱夫軍之匱夫非匱于漕也本年般之兌粮道廳歎之淮河各鎮廳胥之借藉倚窟群吭互噤胥倍于明季者三四難屬民以哭之不給也計相稔聞何俟贅述而還猶哓哓者冀行粮仍折色稍優其直而粮即地近宜減十之一二于軍裁其各項私例如本省粮道護出境止于江淮漕儲道居中徵催毋遠役還可妄議者一也民運白糙粳糯隆慶二年奏定府佐一人領之州縣佐一人副焉正月解維六月告納否則罰六年許同軍船就進蘇

州百二十七艘粮七萬六千五十七石松江九十四艘粮六萬一千六百四十石常州百二十七艘粮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石湖州八十二艘粮　萬　千百　十石嘉興百二十九艘粮六萬五千七百五十石嘉湖專供光禄寺酒醋局餘供内府弘治間安吉知州舒瑊鄭昌奏除安吉白粮憲准正之供民無辭第蔡自守陳之艱念長府胥之黠狀支苛索浮費百出号為素封捐至傾橐甚者隕身杖下遊魂不昧今嘉湖改官運津帖尤重憲明李運餉以漕卒便帶若量定津費派之漕卒彼渠得厚稍而免官民之跋涉

遵所妄議者二也現年法即古衛前之役舊十年間
一光緒一現直時官司稀簡物力殷賑今車騎絡繹
民一全路重譽七諭且董楚棗必其命寅徵卯集中
傳酉候稱貸拚窮百穴難避又宴必華飾舟必供帳
廚傳之外金幣無耗族事輒四百金四經十年如同
每置工作泛役益無究詰前杜撥臺欲裁之有司因
循未副其望誠中以尺一郵傳雜辦俱額設支應毋
及麿節遵所妄議者三也收買先朝寔錄載如救淅
西免末麥若干草若干則已入賦額且舊有曆日胖
襖藥材筋角顏料金漆弓箭紙筆皮張絹匹等項款

各幾釐幾毫枝況自嘉隆慶中南海龐尚鵬按浙總
其數定條鞭法海內倣行已久忘其條例宋程琳為
三司使時患民稅多名目恐吏為奸欲除其名而合
之琳曰合為一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者復
增之是重困民也後蔡京行方田之法盡併之始追
思其言今馬草入額順治初徵貿於粮長五年加每
畝七釐二毫而粮長又輸草如故無歲不坐無戶不
複此豈當道之本意耶非嚴示明綸度不能革還所
妄議者四也還本逞朽獲覲計相殺坐以天下為己
任沸者待沃壓者待起公餘清燕出其神匠規九于

掌上籠百樸于一旦擘劃剛栝列之象魏仰淵周官
曠代一睹也遠入都以來聞募屯遼陽又楚中某邑
有茶因竊謂先朝名商墾邊輸粟中鹽邊無曠土令
若名商墾田遼陽中淮浙長蘆之引似亦易致角羽
齒革茶漆臺石布繒紵萬京市輻輳使于名冒或盡
徵折價江南先朝例有鰣魚天鵝鴇鴿梅枇杷筍榴
柿柑橘蔗荸薺薑芋藕香稻苜蓿等項而北產殊勝
于南或盡捐其額以蘇民困蓋周人什一而税孔孟
稱之漢人二十税一宋時賦徵八分版曹住催其賦
平江粟二十萬元人減之僅百萬凡閩國刑賦恒輕

衰末刑賦恒重唐代肇興並從簡約貞元之初閔慮
犄鑿旋即安枕矣吳浙宴然以告咏公曰之累如釋
重負有税而無阻則輕徭薄賦寔有以招徠而深結
之也罗羗安緩知究尊嚴第持於榆之舊祈垂矜鑒
筧仲柄齋集閩說切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
況計根偉略雖良扺弘廟算有惟于此者乎盡無似
謹皇恐竢罪

上太僕曹秋壑書

日枉駕過存數語殷洽此自門下隆誼非鯫生所敢望也崇論史例矜其愚瞽許為搜示私衷銜切靡可言喻何也遺本寒素不支伏臘購書則得十鍾衛貸書則輕于韋布又下邑褊陋簿視緗雲問其鄴架率習帖括趨向一遵編卑詞仰懇或吏鼎致斯允不一書夢寐即櫥李鼎爾間亦聞闈以前矣推諒崩少推門下窮覽丘索獵隱戈潛有安世茂先之博瞻無向款次道之蒐羅欲搜鉛槧執經供給少効一日之從淺遝亡憾封其宿指早鑒徹于門下令北游萍梗

後獲趨侍而向且未即前者自今躡蹻登之戰嗜
及左右今日曰某書我渴明日曰某書我瘵屢犯淸
燕閒罷何極餓居停傳命怵舞欲狂以迂辯如遼鄉
鄉涕嗟之餘斯見虛左列于九〻遂可飫倫腴豁嗾
目矣嗟乎頃遭兵燹訪求尤難時刻无棣類非所急
若閱切要孫加鑴秘明初危學士太樸倚元史撰畢
餅勞一老兵與言舊事元初王學士鶚有志金史于
故金部令史竇祥得二十餘條于司天提點張正之
得宋異十六條于張承旨家得五條于尚書楊雲翼
家得日錄四十條于陳老得日錄三十條須多重複

太原元好問採亡金事寸紙細書錄至百萬餘言今所傳中州集壬辰雜編金史多本之古今人不相及遠甚譾劣舍逢掖而謀朱墨祇見其望洋也幸太君子由閱其志託在後來儆以程限廣暘攜閱旁徵側棄犬馬之齒猶堪策厲祈門下毋我埴蓺其榮施豈有鑒戒先朝名對事述云在朱都諫子美處及秘錄公卿年表等篇已留意祠曹載藁所學善者于宗室羨轉大臣貴卿月日可詳時雜于萃精耳希望萬一企踵跂之懇遂不自量妄干奎辟罪甚罪甚然素有私謂此生不清書已矣無所限第表世得獻吉元美

輩重生為具侍史手致筆墨勝玉皇香案吏也今得即事門下寔出意表諺云現報知非誑語冒突尊嚴昧死以聞

寄吳默實太史書

遠本疏脩雖同梓里被褐自阻綦緦無緣庚寅獲謁庶慰生平明因旅食暫逐長安擊嘗蹤纏旌交鶩徵隱之濟磊磊江表居北具轍方興之朝仰佐新運非回翔鱗塞難跧伏顧良倫擇木不眾鄧林至寶在璞不求泣血此固门下所明也日者東南素望翔集一時名位赫奕與情摩觸龍门非高鼎呂非重顧盼之際價溢青萍蟲翔之餘身增羽翼于是人人核公輔之器字字挾風霜之嚴宥客填门丹青並鬱悠悠千載舉目超乘一朝不戒零霜未萎猶攬結芦華鞭弭牛斗精靈輕浮奔走相屬心竊異之獨门下埋足西

湖之上黨廬如悅祭則漢臘谷則 王宫梁燕去來堂非王謝芳草晨莫地似沆瀣向不涉李 之丹今不身明今之悔識哉始終一致汙隆同道也嗟乎先民塞運何代不有銷戶埋跡頹腐草木周秦以來度不勝數未嘗邀西山之餘甘斟牛口之遺瀝也若嗞嗞焉罵于人曰我荆南我西陵安知荆南西陵非遺民之捷徑乎古人信心之語較然不欺廬陵設遂其黄冠自一瓢一笠以終其身其傾家募士在真州奔播之日則可在燕京羈旅之後則未可也末俗拘論略

無轉諒凡得志則並律以萃謂凡昂萃則並繩以首
陽嗟乎出處道義各有本末事未易一二為衆人言
也突梯首鼠營逕雜肥一離挽棘眉目俱表故蘇咸
隨之佐命逆拜王世元于馬前即且甘帶鳴梟嗜鼠
原其猜性不足怪也我樹怨深于漚麻怵禍同于舐
猜百口未保闔門易危回之借面彈冠改吾誓墨諱
匹夫之小諒效時輩之馳驅亦其一也若夫介不違
物身不沿流身君宗之望而無標榜之累抱眉山之
才而無戲謔之嫌閉門合轍清議樂推九鼎未淪于
泗水大命稍遷于幹難盤梅霖揖早集門下事會不

常逢荒引野程陂步鴻際之誤杭頭鮮次胥之根仰
天壤食影並適前朝為刲足符圖論壯白駒總于迹
鹿鳴鶴和于暸鳥身名離合得喪秒忽月旦在其前
史鉞在其後门下屏居籌之熟矣夫留夢矣王積翁
之與馬廷鸞家鉉翁也并日而論之判不相入在。嘗
日若曰夢奕積翁令伊尹之五就在今後則曰廷鸞
鉉翁令邵平之青门瓜錢江帶水澄之不清撓之不
濁林下一人罕見其匹猿驚鶴怨何煩送計而還猶
忘其跡賤神馳左右識以淊〻者戒易逝獲〻者難
搖義熙乙巳僅存甲子之書德祐久亡戒綢習井之

文事有相反而實相成者桐江不明光武之大箕潁不全堯舜之隆半第令布衣帶索之流闔閭懸隔偶佔楚歌漫寄聲燕筑酒日江潮屠肩王之逃歌便是乘雁鶩溪渤之浮游瓠欲斅劍石于權衡挈尋丈于矩·度竊嗤其人懱懞雌埋方許為酌彼冠冕人倫領袖士類自僞鉅材尺寸銖兩毫不可借雖非其時殊貴殊寡一節一行風斯下矣遽仰止殊切羽便唐突倘袁垂譽有以深謀月卿雍銘先傳枋得之心丞相生還鉅侯矣午之情迂魏安陳嗣還判謝主臣主臣

上吳駿公太史書

昨蒙延晤略示紕繆深感指南有道俯蓋遠自根絕極瘦膈志浮于量腸肥腦滿妄博流覽尤于本朝缺海鹽豐城武進之後嘗鼎血指而家本擔石飢梨渴棗益市閩戶錄嘗重趼百里之外若不堪述條積函藏稍次年月既々成編而事之先後不悉人之本末未詳聞見聊持要略斷爛凡在櫟老非草野所能窺一二也如天之幸門下不吝其龍門輒垂引拔謂蒭菲可採林朽亦薪蓬即慁懞款于琛阻古人著述當求一代之鼎呂而質成焉史事散落更肯蒐訂 王隱見輕于晉紀湘山祇成其野錄正以外採過甚並僻

自安也门下以金匱石室之鎖袖闻見廣洽倘不遐
棄祈于纰謬椽筆拈出或步剔原委盖性好涉獵過
目易忘至于任耳经宿之间徃々遺忘故于今日簿
有私懇非謂足辱大君子之糾正而曲学暗昧隤塹
赴谷亦门下所矜閔而手援之者也客途纏沾凡有
秘秩蔡隙分青豨切仰企記室所抄春明夢餘録宮
殿及流寇緣起乞先假御謝不既

又

日袖大集進啓而竟迴環抽繹遂涉連辰窃有私白

歐文勃興不敢輒區謹質之大君子當代文囿寔藉琅琊雖前有北地並有歷下新都而門風孤峻承流踵步惟琅琊踰冠摽觚家三戰而身八座鮮華映帶俏動寫內簡劉子威時地同孫文融馮元成湯若士輩生稍晚俱外葵丘之盟竊彼諸公不無悻悻而王氏之學堂奧雖竊閫域易獄所避唐宋人之輕靡而不能盡謝其蹊谿第以秦漢之紀律部伍之耳孫武子用三駟有一敗二勝琅琊之謂也一時附麗而起者如雨如雲及身而已并腐草木非此曹子不自為

扶餘也學王氏而局之優孟其衣冠人人抵掌至于盜狐白裘解齊相之情猶未易才況能治及九鼎衰及長城乎噫何琅琊後之寥寥也歲星在吳文不終厄牧齋得其瀟蘭卧子得其豪筋而門下之風骨又蛻琅琊出之入之諸者不知爲王氏學也二三百里間五六十年内吾江再興而餘皆分身或小有差別總不離其胎息蓋末俗薄惡知以所短詆王氏不知以所長受王氏虞山雲間俱善受者也虞山工于轉擊卧子工于直入門下不吐不茹設瑞合轍妙極匠心靈腕全應借琅琊而在有不懸比鄰之望哉嘗嘆琅琊愛弟已添同執餔糟歠醨媚遂令日識末法之

佚事也請王晚仲吳志衍等志始知粵蜀之陷書宋九青遺事深合史意因念近來英流不幸衰季或早獲膽下或適與禍會文獻缺飲恨泉壤祈门下搜掾摭所見聞綴緝另帙如陳同父之中興遺傳程篁墩之宋遺民錄則衰闹出籍光因鑫簡敝以進之门下本欲躬奉次膻未泥妄肆其臆知有以原之也

上霍壽齋大理書

公卿不下士久矣倒屣入幕輒艷流聞況處左于夷門率先于墊上半求諸往牒駕不多屈而還非其人特荷軒蓋枯木朽株先容無往及擢趨階墀之下諭其始末以攜李曹太常嵩餘遂加剪拂夫術莫賤于九九不礙延納事莫輕于馬骨或可市駿齡蹈代興會逢望外日者門下惓惓亦不朽之業垂引末學窮謂千秋非遠閩中獨霸闡茫間混北地前無古人總涵允寧渼陂浚谷並奔軼一時掉鞅六合其後齊吳江楚之才旂鼓相向亦奉銅盤于閩中未嘗摩壘而

致師也前聞于曹太常曰北人于山見黃河（華嶽）于水見黃河于野見長城荒塞古戍雄關于人物見鐵騎輕車橐駝駒駼無一纖靡之氣濟其心曰南人雖秀羸而文出于菰蘆之間土輕水淺風氣靡靡較之于北大不相侔也噫旨哉言乎才因地生寔為篤論王右軍遂慕于成都遷亦神馳于三輔而屢篤不力略似蠹魚邑兒涉獵志喻于量觀書雒陽之市僦宅春明之坊有醜面目徒抱私歎今門下徵文致獻璉至有日相自慰藉倘曰是償其宿負究竟初志胥于官斗石富于精猗頓豈虛語哉名世在上誰當蟄默而忘

其愚且賤以干于下執事者誠延桑榆之景限於羈之畢慶其遭而懼其晚也既辱知遇何敢辞諱日夕引領以望秘籍曰庶撫我乎如矜其狂瞽凡輿帙徵言悉得須示將來御敫之識或有華陰楊氏之己事在又所呈殘稿筆門圭竇之人安知掌故性好採摭草次就録浹歲以來句閲字捡䌓如亂絲卒未易理幸逢鴻匠大加繩削尊諭云史非一手一足之力允佩良規翹企以待

寄張元岵書

十月抵燕謁吾鄉許相述門下近狀即以出山問答之曰渠髮種種自要斷長安許相笑謂部檄已下恐不能御愚無敢復言退而思之富春羊裘加以束帛遼東皁帽致之安車鼓鶡一時遊聽為快第清泉白石相需已久驟而聞之非所以慰薜蘿而安松菊也且搜岩剔壑事方創始硜硜之節有司未諒煮鶴焚琴强為勸家篤則門下何以應之古人三徵九辟終得自由移詩令曰頗煩秘書凡保有遺軸貴于相成引年避疾概緣高蹈文侯容以鑿坏豫州全其冰鑑

形踪潛浮未嘗勢督令式尺一尊嚴堅祈赴道築土
室之為悅御蒲輪以亟從事存有之何能逆計又湮
殊于渭鷺集于鳥岡党之間縈分吟城于是從史群
符教導使指吳市雜訖牛口欲討是俱協求在曲全
上之不抑白駒之心下之不違紫芝之志權衡尺寸
與化推移諒高明獨得非下士所可預也愚因旅食
湖悉時情弓旌之格各有根婁緇衣見咏如我門下
指不多屈北羽常便冀于計相庇懸桑榆之景馳軺
傳之期彼若降心似為得策睽睛之甚竊恃道契披
呈本末餘非所急未敢縷闡

寄徐道力書

談還頓首道力太史足下日雨別已從還役得登舟狀剛後絶無聞問念笳吹金奏之間擊鼓其鏜盡除措大習氣獨不可祛疾乎哉諒為足下私愉快也自行後長安弈棋頃刻異狀巧非有餘拙非不足弟從觀竟雖柯爛無益第指其口呼醇酒耳足下嘗嗤我迂腐餘今覩之吾鄉二三君子方其孔棘迯俎脱獲之不暇顧區區敝貉未可謂天之薄報也足下今胡胡世肯而第以此言進又咄咄狂奴故態矣館課譯字御試者耳初賜衣三人邑子預焉其次大不稱旨

致霆恕假足下在度必筏喻而往惜麻衣如雪今此
曾子破花碑耳聞東南 嫁娶殆盡一時誤傳 鴛鴦七
十二一一自成行其適也史二卷行便附候 起居冬
寒珍攝時昔弟思家懷切有寸楮 寄年甚

寄張達侯書

記乙酉春仲遠侍丞丈遂接芝宇款洽累夕更申來約菊芳蘭秀秋以為期奄忽不造各乖羽翰荏苒久之值友人華陰之便郵致玉璽尋聞山頹木壞之耗即為位而哭吳晉路阻冥鎰非隔又聞世丈罷諧仙耦扶櫬故土兵燹以來弓裘莫問有能支俯繼墜不喪亡豈天之佑善亦非淺鮮乎衆之石午橋之枯清蔭餘芳得還疇曩幸之幸也倘不其壯直當垂運不足膠精神明煩我舅宰第太夫人春秋已高百無可

恃仰慰垂白自矜台念又先師詩若文種〻尊公嘗刊其詩于金陵後此未續其文潔古有法型蓮代詰出以靈銳伐毛滌髓尺牘信腕吐納雲霞膠州高相國推為近代第一祈力加搜彙付之剞劂式時詘工艱乞録剞木三四備萬一之虞不佞令　浙燕冀乘利使炙難絜酒醉先師之墓以畢宿自政恐途窮路左掃墓無日已寫廣陵龕劉氏敬勒狀居起餘不能盡

與浦江鄭維持書

少清國史錄仰名閫謂安得身至浦陽蒐其遺範忽值门下如見典型既恨其晚又自頑躁欲前且却者屢矣尋懼終外則壽張百忍之規江州御廩之勸唐宋難追目前未失故突冒行螻果蒙垂詢睞夢俱恬非可云喻第餘徽未悉倘不見吐祈筆示涯略更慰飢渴又宋景濂後裔雖在蜀之華陽而貴里尚有其人乎無也并賜裁教自揣振色而就覧勤篤或不我嫌倒囊間諭九鼎大呂集感為重

寄李楚柔書

使鴻縵縵所以不輒附者點于襲也故寧斯其羽令道力直而南矣擬託迹于李郭之後居停堅留不能引決遂步滯也嗟乎知我者胥每與道力劇論輒嘆足下負雖爲衣门第令人誰魁藉者等困吾輩謀生之識薄于寢丘古詞有娟病行厄士值此尤足耗志令之日友井田之色愉如也小部當小塾矣向平之累方始足下嘗欲遠謝豈勝僕即僕亦泥塗之人也哉浮哉沉深自安于謅笑世有嗤我者且張吻而受之痛唉其着面哉口既拙訥年又遲暮都门謝人如

蟻日伺貴人門對且牛馬走屏氣候命辰趨午俟旦啟谷通作極欲死非拘人所堪于是杜門永晝而借人書重于六氏辭不復可得主人鄴架頗閎故紙目谿不聞五步之外飛埃襲人時塞口鼻惟報國寺雙松近在二里佝僂表曲踰旬輒坐其下似吾廬中一密友也去秋謁思陵訪西山近七月京走三十里游故外戚李氏園興勿勿思酒傾大酒一升盡頃而反決歲行蹤止此霍司馬八月出河往淮泗間吳駿公先生雖善病惟善名理故不廢玉柄麈尾賴以撥問更訂史論頗得張僧繇點睛法秘不示人餘詩若文

觸感輒成亦秘不示人其代斲者焚稿嗟乎僕文無可稱往日惟張藐山先生極加賞目近值署江興足下三耳足下名不出閭里然知我者無貴賤異也餘俱以面皮相許非其實矣明者蓋究先朝史凡片言隻行犖然有當于心錄之無遺擬南還後作記傳表志三年為期所不敢輒語人私為足下道也明春市沽又費君家錢若干萬不約爽

與詹去矜書

談遠頓首去矜足下吾兩人蓬鬆衰墮而僕甚之萍梗之蹤各不相問倏焉劍合得窺鴻製深自感愧僕雞毛種種矣又何足言覽足下自叙歷落感慨為僕寫照矣生以輟弦之歎尚未絕音實和之曲或堪同調也嗟乎今為何時而侶謝翱于方鳳埒淵明于遺民僕非其人何敢僭擬雖然僕雖不肖嘗奉教于君子矣况淵臨海撕謝古人而遵東皐帽吳市監門今亦悠遊諒足下擊筑之餘嘗為共悼也噫生平已矣無可言矣私衷哽咽見嘔心如足下胥江之濤即三

日不流未足宣其欝也　明農集謹録上章簡入